



河床劇團
Riverbed

被遺忘的 The Forgotten

2023

12.2 (六) 14:30 談

12.3 (日) 14:30

臺中國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演出長度 | 全長約60分鐘，無中場休息

主辦單位 |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國家歌劇院

演出單位 | 河床劇團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臺中國國家歌劇院



藝起邁向永續，印刷品皆採再生紙及使用大豆油墨。

節目簡介

為了養活所愛的人，我們願意付出多少努力？承擔多少工作？做出多少犧牲？

1984年的臺灣，289名深入地表之下工作的煤礦工人，在一連串悲慘的災變中喪生。近40年後的今日，這些推動著臺灣經濟奇蹟卻不曾被關注的生命，已經從多數人的記憶中消散。在臺灣北部如瑞芳、內湖和鶯歌一帶，不經意就會發現山徑旁封閉礦區的遺址，提醒我們，在我們行走的路面之下，那如同螞蟻隧道般的礦坑，無盡地向遠處延伸。

我們聽到了來自過去的低語，那些捨棄一切的人們的故事——為了黑暗盡頭閃現的微光，他們卯足全力、超越極限。《被遺忘的》是為不被看見的勞動者所作的安魂曲，為犧牲生命的奉獻者所低吟的悼詞。

過去的消逝，我們未來的夢……

河床劇團

河床劇團於1998年成立，為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Taiwan Top團隊。以「意象劇場」的創作理念，跨越了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之間的界線。曾有評論家讚賞河床劇團這些有機、深具雕塑性的「潛意識」劇場作品，可與山繆·貝克特及大衛·林區最精湛的作品相比。河床劇團近年參與藝術節及影展包括韓國BeSeTo戲劇節、法國亞維儂off戲劇節、德國想像國際偶劇節、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台灣國際劇場藝術節、臺北藝術節、臺南藝術節、義大利威尼斯影展、美國翠貝卡影展、加拿大新電影影展及巴西聖保羅電影節等。河床劇團也曾受邀於臺北市立美術館、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館以及誠品畫廊進行展演。

郭文泰 / 藝術總監

身為河床劇團的藝術總監，郭文泰已編創並執導了超過五十部原創的意象劇場作品，包括在臺灣國家戲劇院、韓國亞洲文化殿堂、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日本神戶藝術村和法國穆浮塔劇院等地的演出。他也是位雕塑家和裝置藝術家，其作品曾在臺北市立美術館、臺灣國立美術館、上海當代藝術館以及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等地展出。他的虛擬實境作品分別於威尼斯影展及翠貝卡影展首映，並榮獲盧森堡城市電影節與加拿大新電影影展最佳沉浸式體驗大獎，以及高雄電影節最佳VR360敘事獎。2015年獲選美國國務院傅爾布萊特計劃資深學者，郭文泰亦為美國格林奈爾學院（Grinnell College）劇場、舞蹈和表演研究系教授。

導演的話

讓自己驚喜。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想法，但頗難實行。隨著我們成長，我們會發展出一套慣性的思考與生活模式，以簡化我們的日常生活。當我們回到家，從口袋拿出鑰匙打開門時，我們不假思索，因為我們的身體依著肌肉的記憶自行運作。同樣地，當我們自然地陷入習以為常的心智與創造模式時，我們的大腦也在某種「心理記憶」的狀態裡放鬆。

自1998年成立以來，河床劇團開發了一種獨特的美學。從早期在差事小劇場、誠品藝文空間、牯嶺街小劇場和華山藝文特區的實驗開始，我們創作了一系列跨越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夢境與現實之間界限的作品，提倡總體劇場、意象劇場、沉浸式劇場，以及潛意識劇場的創作。我們的演出是一次親密的冥想，如同「活雕塑」和「流動的畫作」，讓觀眾從中照見自我。儘管河床這些年仍不斷地進行著各種實驗，但隨著我們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創作語彙，我們的實驗變得越加安全。接下來，我們的問題是，25年後，我們該如何讓自己驚喜？

《被遺忘的》代表我們特意跨出自己熟悉的領域，首次面對煤礦開採中複雜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議題。我們的挑戰是提出礦業剝削勞工並破壞環境的殘酷性，同時又得避免作品成為一部政治劇。我們該如何創作出一部作品，既能探討這些暴行，又能為觀眾留下創造性的空間，找到屬於他自己獨特的連結？我們如何讓觀眾關心一個與自己日常生活相去甚遠的行業？

2021年在臺北國家戲劇院首演《被遺忘的》時，我們的挑戰是從親密的黑盒子表演轉為擁抱1500席大劇院的可能性。我們透過同時性、規模、拼貼、舞蹈，並運用國家戲劇院的升降舞台和懸吊系統應對了此一挑戰。我們創造了一個特定場域表演，而國家劇劇院的舞台就是那個場域。現在，我們在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重新搬演《被遺忘的》，我們的重點轉向更關注在田調時所採訪礦工們的敘述與經歷。我們該如何向他們的親身經驗致敬，向那些繁繞的記憶致敬？

我們很高興與您分享這次的實驗，邀請您加入我們，一起步入未知……

再次拉開記憶的摺痕，我看河床劇團《被遺忘的》

文 / 劉馬利，輔仁大學、東華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Gandhi）曾說：「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端看其對待社會最弱勢者的態度而定。」相信這也是河床劇團的製作《被遺忘的》所教給我們重要的人生功課。

《被遺忘的》在2021年兩廳院秋天藝術節於國家戲劇院首演，引起廣大的共鳴。的確讓我們反思，是否還記得在時代改變一日千里的同時，有著無數個無名英雄，隱身於漆黑的世界，用血汗、用勞力、用耐力、用歲月，不時的與大自然搏鬥，與死神拔河，他們默默的為我們撐起臺灣的經濟奇蹟。而這些人的犧牲奉獻，是否也被埋藏在記憶的摺痕裡呢？

《被遺忘的》以1984年的臺灣的礦災為故事主軸，289名深入地表之下工作的煤礦工人，在一連串悲慘的災變中喪生，近40年後的今日，我們還記得多少？還是這段民族記憶已消失殆盡了呢？

《被遺忘的》描述的不只是一段記憶，更是擲地有聲的一記警鐘，提醒所有人一起回看歷史、把握當下、寄予未來。而今雖物換星移，但仍然是有很多終日在黑暗中勞苦的人們，因為他們的付出，才能讓更多人能無後顧之憂的享受生活。

在演出一開始的厚重、深邃的低頻聲響，是嘆息，也是呻吟，所產生出的一道道的聲響諧波，構成了聲景樣態，也彷彿是一種意象，讓人意識到兩相對比的元素：人類與大自然、弱勢與強權、個別差異與社會體制、微光與幻影、暗暮與光亮、紅與黑等等的意識形態，表現出一種弔詭、模糊的失衡狀態。也代表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體，同時也象徵了精神上的混沌，因此在舞台上鑲嵌了不同的脈絡，運用了反敘事的手法，呈現出各式各樣的意象穿梭不息，巧妙的將不合理的事件內容，置入合理的形式中，進而暈染出強烈的同理心與普世性。

舞台，對於河床劇團而言，不只是展演的地方，而是一個密閉式的空間，也就是一種環境式、沉浸式劇場，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元素，猶如身處在一個繽紛色彩的萬花筒，就像是光怪陸離的奇幻境地，具體而微的使用場景調度、聲響、舞蹈、偶戲等等，這些都是河床劇團慣用的元素與技術，帶領觀眾用更細膩的角度，定睛在「人」的身上，那一個個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將整個空間形塑為一個煉獄，而當中的每一個人物都有著曲折的身世。

河床劇團一向擅用身體感知與肢體動作，來探索與空間的新知覺經驗，充分利用空間產生獨特而夢幻的透視性，將某時空的斷面用各種符號來端倪。在《被遺忘的》也是如此，運用灰階的基調表現陰暗的礦坑，就像是一種開誠佈公的私密空間，讓記憶流動其中，再將一切留給觀賞者各自解讀，一起回溯這段過往。

換言之，《被遺忘的》就是河床劇團以小劇場的實驗性質為基礎，拓展意象劇場與總體藝術的格局，同時灌注每一個物件生命的情感，拉扯出更多仍走在鋼索上或社會邊緣的議題，用抽象的語彙，卻是如此的寫實又赤裸。冷靜而理性表現生命的拔河、現實的思辨、體制的衝突，卻又是如此具感官性的。這種沉重的感覺既遙遠又親密，猶如遠看一幅宏偉的全景畫，又同時用放大鏡細看一件精細微小的工藝品，帶領眾人直擊那些被礫石埋藏已久的生存記憶，也彷彿是一盞通往過去的探照燈，抖落一身塵埃之後，在記憶的黑洞裡，看見了救贖的微光與超越生存的可能。

來自美國的劇場藝術家郭文泰，於1998年創辦了「河床劇團」，並且擔任藝術總監，20多年來不斷探索展演型態的各種可能性，這次他以真實事件為題，首度面對煤炭開採中複雜的政治、環境與社會問

題，2021年的秋天藝術節，是河床劇團首次在大空間演出，但仍將河床劇團慣有的實驗焦點放在舞台上，讓劇場的格局擴增，再同時進行各種支線、蒙太奇與舞蹈呈現，用既寫實又詩意的風格，反映了郭文泰對這段歷史的熟稔，也內化了那道道不可言說的記憶傷痕與濃郁的人文情感。

河床劇團曾經參與2013年誠品畫廊展覽《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因緣際會，同檔參展的藝術家高俊宏帶了郭文泰和幾個伙伴到海山煤礦的廢墟踏查，在廢墟中可以感受到那一場巨變的發生，是斗然而來，生命是戛然而止的，這樣的衝擊是相當震撼的。然而那些逝去的生命，卻也隨著時間，逐漸被遺忘，這些片段的影像、記憶，卻成為郭文泰人生故事的一部份，他不斷的思考，要如何將這些意象或體驗，帶入創作之中，讓這段歷史成為這部作品的主軸。

郭文泰運用「潛意識劇場」的思維，以臺灣1980年後經濟自由化因素造成的廢墟做為場景，再用抽象的語彙，將那些人們無言的辛苦、失語的無奈、生命的拉扯、勞動的疲憊，化為一首首追悼勞動者的安魂曲。

在舞台上執掌於白領階級手裡的大環，似乎象徵無止境的運轉、循環，也像是勞動者一個個艱難的生命關卡。千手觀音，代表了法力無邊、普渡眾生的慈悲形象，但仔細觀看，這些手卻像是乾枯的樹幹，彷彿就是藍領階級在資本主義下無奈的吶喊，也隱喻這些勞動者用生命支撐了社會的繁榮、人類的夢想，但誰又能看見置身於黑暗中的他們，那種壓抑的、無聲的訴求，還有那逐漸衰弱的生命跡象呢？

整場演出沒有任何的對白，不禁讓人更陷入沉思，那些映入眼簾的景況，是不可言說的？還是無言以對的？抑或是超越語言的藩籬，去尋求更超然的救贖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這一根根矗立於舞台上白色的柱子，是精準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場景調度不說，更佩服郭文泰細膩的藝術思維與強勁的創作能量。白色的柱子或許象徵的是社會文明的支柱，是勞動者用生命去守護，才能不傾倒，並且穩穩的被撐起。那些柱子要能穩穩的在舞台上直立，之後又必須要被推倒與接住，所有的舞台動作、音效、燈光必須一次到位，要非常的精準，根本沒有失誤的空間，這一切足以見得演出團隊的專業與用心。

紅色，不禁令筆者悠然回想到1993年的電影《辛德勒名單》當中的那位紅衣小女孩，對照整部黑白電影的單一色調，紅色是相當醒目的，代表一個人的血氣，也是一線生存的希望，或許就是導演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想要藉由紅衣小女孩在驚恐中躲避戰火，極力爭取生存權但最終失敗的過程裡，喚醒辛德勒的良知，他用鏡頭宣示了每個人都該有捍衛生存的權力。《被遺忘的》當中的那三位紅衣女子，在演出的一開始與最後，於舞台上翩然而舞，是否也再次強調生命平權的各種意義呢？

音樂設計柯智豪，對於聲音的設計相當縝密、細膩，他所譜寫了音樂旋律，是整部作品的靈魂。他使用了既有的音樂元素，來追悼過往的殘影與被撕裂的記憶，試圖把人的心靈從現實中抽離，進入一個超現實的境地，也像是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在1968年《2001太空漫遊》中的虛實合一場景。

而後，隨著場景的變化，這一段段的旋律開始變形，並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渾沌而深邃的聲響，彷彿要把觀眾的心帶往一個記憶的黑洞，神秘而未知。而在那些柱子被推倒與接住的當下，聽覺與視覺產生了極度的衝突感，來表現生死存亡的兩造拔河，那麼，人們力求生存的慾望何嘗不是最強烈渴求呢？

很慶幸在兩年前筆者沒有錯過這場精彩而令人震撼的演出，這也是一段有觸感的時空對話，拉開了記憶的摺痕。正如在演出結束時送給觀眾的一枚別針上所寫的四個大字「我會記得」，河床劇團用文字、用藝術、用生命，為人們須共同承擔歷史延續下的當代處境，寫下最深刻的註腳。

演出製作團隊

藝術總監、導演暨舞台設計 | 郭文泰 Craig Quintero

聯合導演 | 托莉 · 班德 Torry Bend

副導演 | 田孝慈

製作人 | 葉素伶

燈光設計 | 王天宏

音樂設計 | 柯智豪

選曲暨即興演唱 | 施璧玉

影像設計 | 蘇匯宇

服裝設計 | 陳亞琦、瑞 · 湯森 Ra Thomson、許巧瑩

舞台美術 | 卡爾 · 強生 Carl Johnson、陳昶志、黃意婷

田調顧問 | 盧崇真

舞台監督 | 林岱蓉

舞台技術指導 | 許致甄、林世信

燈光技術指導 | 王冠翔

舞台技術團隊 | 鑫典藝術有限公司

吳浩昀、蔡燦鴻、毛思語、羅云蓉

舞台美術執行 | 鄭守焯、王東浩

燈光技術團隊 | 群動藝術有限公司

卓駿鵬、薛力勻、蘇筱筠、朱薇婷

舞台監督助理 | 洪伊柔

執行製作 | 董譯嬪、林裕紜

社群媒體宣傳 | 張晏綸

前台協力 | 張蓉蓉

影像紀錄 | 王東浩、林俊嵐

表演者 | 張佳芝、黃致愷、游育歆、吳宗恩

施璧玉、鍾莉美、鍾凱甯、蕭景馨

胡嘉豪、陳宥任、鄒瑩霖、黎偉翰

共同製作單位 | 臺中國家歌劇院、國家兩廳院

特別感謝 | 猴硐礦工文史館



◎ 節目完整資訊

<https://npacntt.tw/n02D6rqv>



◎ 節目線上問卷

<https://npacntt.tw/n02ceN7A>